【臺灣史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專輯（下）

漳泉鬥的閩客情結再探

羅肇錦＊



一、緒論

談到有清一代的民亂，就想到漳、泉，閩、粵的械鬥，但漳泉閩粵之間，到底有怎樣的糾結，至今仍未處理清楚。無怪乎民間故事或電視戲劇，越來越多與史實背道而馳的荒唐說法。例如民視有「台中英雄林爽文、鴨母王朱一貴、諸羅英雄戴潮春」等歷史劇的演出，而台視也有「斧頭將君陳輝」…，似乎政府政黨輪替，歷史事實也跟著改頭換面，以前的亂民賊匪，現在依照「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規則反推，這些寇民原來都是英雄，只是沒有成功所以被稱為寇盜，更甚者，有的導播更加油添醋說：如果林爽文大英雄革命成功，那台灣早在乾隆五十一年就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了。

然而，歷史如果只要用「成王敗寇」去解釋就可以成立，那又何必歷史學。依此類推下去，朱、林、戴是英雄，那麼與清政府合作平亂的「義民」，就成了臺奸。而朱、林、戴等人都是漳州人，義民大都是泉州人及粵人，因此，漳州出英雄，泉州出臺奸。這是什麼台灣史？君不見中國歷來受推崇的民族英雄岳飛、文天祥事蹟，也被人從「民族英雄」硬改成「同室操戈、兄弟鬩牆」，稱不得英雄。像這樣以政治的起落，時代的崇尚，來是非歷史，來左右歷史，還是不要歷史算了。

基於以上的紛亂，所以筆者在撰寫「台灣客家發展史語言篇」[1] 時，從語言的立場出發，得到一個新的看法：「漳泉鬥」裡的「漳」，基本上是客，所以漳泉鬥是另類的閩客鬥。在拙文＜漳泉鬥的閩客情節初探＞[2] 中比較顛覆的看法是：『問題的癥結在以前的研究者不知道漳州來台灣開墾的祖先，有

＊羅肇錦　新竹師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1 見《台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緒論 台灣文獻委員會 2001年出版。

2 見《台灣文獻》第四十九卷第四期＜漳泉鬥的閩客情結初探＞頁173—175。

一半是漳州的客家人、一半是漳州的閩南人，這些漳州客家人所說的客家話屬於閩西系統的客家話，不但與漳州、泉州閩南話完全不能通，甚至與梅州、惠州的客家話也不能通，從族譜的研究所得他們主要分布在今宜蘭縣、基隆市、台北縣、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台中市、雲林縣、台中縣、嘉義縣、高雄縣等地，正好與發生分類械鬥最頻繁的地區相吻合，可見分類械鬥中的主角是「漳州客」，漳州客不但與泉州閩南人鬥，也與廣東的客家人鬥，原因無它—「語言不通」，漳州客家話與泉州閩南話、漳州閩南話不通，漳州客家話也與梅州客家話、惠州客家話不通，所以「漳泉鬥」大都是漳州客與閩南人的衝突，「閩粵鬥」也有不少是漳州客與廣東客之間的衝突。為什麼這樣，答案是漳州的客家人從來不知道自己說的是客家話，也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一直都以自己是漳州人，講另外一種不同的漳州話自居，這種漳州話與沿海一帶的漳州話不一樣，更與泉州話不一樣。要命的是與廣東的客家話也不能通，所以衝突的焦點不是廣東與福建，也不是客家與閩南，而是語言能通還是不能通，廣東客與漳州客不通所以衝突，漳州客與泉州話不通所以衝突。這種現象有記載以來不曾有人提及，除非了解漳州實地語言狀況，了解閩南話、漳州客家話、梅州惠州客家話的語言結構，才能解釋這個問題。』

本文承繼前面的基礎，想更清楚的找出到底漳、泉、閩、粵之間的「氣類」[3] 不同，到底包含哪些條件？除了語言不同以外還有哪些值得思考的方向？這是本文所要追查的答案。不過在提出「氣類」不同的條件之前，這裡想先讓大家一起進入漳州客家話的特色裡，尋找他與泉州閩南，與梅州、惠州客家話不同的地方在哪裡？才能了解為何氣類不同。

3「氣類」指不同族群間所表現出的特質，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氣質，包括日常生活的生理活動、精神狀態，與行為表現（如說話語氣），族群間是指好勇鬥狠、和平正直、樂天安命、陰險狡詐、…等等不同的族性，可以通稱為氣類。

根據族譜的記載，福建漳州詔安大姓（如廖、李、邱、黃）[4]，大都是元末明初從汀州遷入，所以詔安客話是閩西客話的延伸，其音韻系統接近閩西客家話，這裡就以詔安代表漳州話；而潮州（饒平、大埔、豐順）的客家先祖，大部分來自汀州，部分來自漳州，這裡以饒平代表潮州話[5]；而梅州、惠州客家話，主要來自粵東和閩西。這三個地區的客家話，在經過數百年的物換星移之後，雖然語言發生不少變化，但在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同治年間，這些客家話，不但與泉州、漳州閩南話不同，而且也與漳州客話、潮州客話、梅州客話、惠州客話互不通問。其中漳、潮客很早就同時會說漳州、潮州的閩南話（來臺之初即操雙語），所以他門的客家話消失最快。惠州客家話也受潮州閩南話影響較大（如餓說枵，累說tiam），唯有梅州客語保有較完整的粵東客語，但也融入許多粵語（如餓說飢，累說kioi）[6]，因此清初以來到日據時代，一向都把梅州、惠州的客家人稱粵人（或廣東或客），潮州饒平大埔客也被稱為粵人或客仔[7]，而漳州客通通被稱為漳人或漚客，至今不衰。為了讓不懂客語的人了解漳州客話、潮州客話、梅州客話、惠州客話的差別到底有多大？這裡只舉出他們因聲母造成語音之間的差別：

（1）明母字：如「毛、目、木、墓」等，饒平、詔安唸hm，四縣、海陸唸muk。

---

4 參見陳支平《福建族譜》及《詔安縣志》，南靖、平和、詔安、雲霄、龍岩等縣的幾個大姓，如廖、李、邱、黃，大都由長汀、上杭遷徙來的。

5 潮州地區來台開墾的很少是講閩南話的潮州人，所以今天台灣沒有留下潮州話的痕跡，相反的中部一帶尤其早期彰化，都是饒平人的天下，而饒平人早期都是潮州山區的客族離鄉背井遷徙來臺，與漳州南靖、平和、詔安、雲霄一代山區生活條件較差，所以舉家遷徙，其他海邊的閩南人安土重遷，較少來臺發展。

6 梅州客話指今天流行在苗栗、屏東一帶，以蕉嶺話為主體的四縣話；惠州客指今天流行在新竹一帶的海陸話。

7 閩、客語在詞尾加「仔」（閩音a客音e），都有小稱的貶義，所以閩稱客「客仔」（音keh a），客稱閩「貉獠仔」（音hok lo e）。

（2）章組字：饒平詔安「水唸fi、稅唸fe、睡唸fe、唇唸fin、船唸fien」；四縣、海陸「水唸sui、稅唸soi、睡唸soi、唇唸sun、船唸son」。

（3）知組字：饒平詔安「知唸di、追唸dui、賺唸tan（饒平唸can）、展唸dien、鎮唸din」；四縣、海陸「知唸di（或zii）、追唸dui（zui）、賺唸con、展唸zan、鎮唸ziin」。

（4）莊組字〝柿〞：饒平詔安「柿唸ki」，海陸唸ki、四縣唸cii。

（5）章組字支痣誌：詔安「支痣誌唸gi」，饒平海陸「支唸gi痣誌唸chi」，四縣「支痣誌」唸zii。

（6）日、匣、影、云、以母：詔安「湖戶唸bbu、禾唸bbo、碗唸bban、委唸bbi、雨唸bbu、圍唸bbi、陰唸zhim、暗唸am、有唸zhiu、樣唸zhiong、夜唸zhia」；饒平、海陸「湖戶唸fu、禾唸vo、碗唸van、委唸vi、雨唸vu（海陸唸用水音shui）、圍唸vi、陰唸zhim、暗唸am、有唸zhiu、樣唸zhiong、夜唸zhia」；四縣「湖戶唸fu、禾唸vo、碗唸von、委唸vi、雨唸i、圍唸vi、陰唸im、暗唸am、有唸iu、樣唸iong、夜唸ia」。

（7）疑母和泥母：疑母在各地幾乎都是唸ng-，但在遇攝一等模韻〝吳、午、伍、五〞在秀篆、崙背唸mh，在其他地區唸ng。[8]

（8）你我他：詔安饒平唸/ngai/、/hen/、/gui/，四縣海陸唸/ngai/、/ng/、/gi/。[9]

8 以上資料取自陳秀琪《台灣漳州客話的研究－以詔安話為代表》2002年新竹師院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9「你我他」三個人稱代詞，客家話大都唸陽平、陽平、陽平調，與其他語言唸上聲、上聲、陰平大不相同。

二、 氣類的條件

吳子光在《台灣紀事》[10] 中說：「淡屬民氣醇靜，內寇不作，雖偶苦兵，亦由邊境賊鋒闌入，方始戒嚴以備之。若蔡牽之出沒上淡水、戴、林二逆之蹂躪大甲是也。卒之，卻強梁、固彊圉，皆收供於義民。於是淡水義民之名最著。」這裡的「民氣醇靜，內寇不作」就是氣類的一個條件。林豪的《東瀛紀事》[11]：「論曰：戴逆之亂，其出死力與賊相拒者，惟泉屬紳民為多。蓋台灣漳、泉民各分氣類，積習已久，賊若得志，必修舊怨於泉，故泉人終不樂為用，是以葉虎鞭、林大用、何守、林尚皆泉人也，四人來歸而賊已潰其藩籬，翦其羽翼，而無能為矣。雖然，虎鞭降於鹿港，僅足以佐守鹿港，何守、林尚降於淡水，遂用為前驅，以平彰化；則運用之妙又存乎其人耳。」這裡所說的「各分氣類」明指「出死力與賊相拒者，惟泉屬紳民為多」，而台灣漳、泉民各分氣類，積習已久，因長年械鬥，所以漳、泉、閩、粵各不相同也互不相容。

下面分：1.械鬥本質　2.住地與營生　3.文獻紀錄　4.語言證據　5.信仰習俗五個部分，加以分析氣類的條件：

條件一.械鬥本質區分不同氣類：漳、泉、粵三屬分類互鬥，因為地域不同所以漳、泉互仇，進而互鬥。且大都是亂由漳起，泉人助官滅之，粵人為了自保，也常常保持中立，周旋於漳泉之間，粵人雖與漳泉對立，但也常與泉人助官滅漳。證言如下：

---

10 參見吳子光《台灣紀事》頁89＜義民＞。

11 見林豪《東瀛紀事》＜官軍收復彰化縣始末＞頁40。

1.《東瀛紀事》[12]

彰邑既陷，鹿港近在肘腋，人情危懼。時股首皆漳人，惟葉虎鞭、林大用以泉人預其間，漳人借勢欺凌泉人，虎鞭積不能平，戴逆遣虎鞭攻鹿港，對曰：「鹿港乃泉人生聚之區，攻之是無泉人也。」戴逆怒，虎鞭負氣而出，退謂黃丕建（粵人）曰：「以吾二人當日訂約，將聯合二屬，無相侵軼也；今城中漳人出入者不問，獨泉人搬徙皆遭劫殺，且約中禁無濫殺，而陸提兵皆泉人，無一免者；恐他日兄弟之約不堅，將復成分類之變耳。

論曰：「台灣大勢，海口多泉，內山多漳，再入與生番毗連則為粵籍人。泉人倡亂，則漳屬起而攻泉，漳人倡亂，則泉屬起而拒漳，粵之於泉漳也亦然。蓋三屬素不相能，往往分類械鬥，地勢使然也。」[13]——本則表示海口多泉人內山多漳人，漳泉互鬥因居住地域不同所造成。

2.《東瀛紀事》[14]

林鎮向榮既解嘉義之圍，欲招撫附近村莊，節次進兵以圖彰化。已而郡垣當事者催促進兵，或說向榮曰：「台灣大勢，內山皆漳，海口皆泉，今漳人方附賊仇泉，若由海口進兵，則泉人爭起為官，勝氣百倍。」——本則可以看出漳人附賊，泉人求為官而附清。

3.《戴案記略》[15]：

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九日…時內地髮逆未平，政府方注重大局，以台灣海外，不暇顧及，故民心愈渙，莊民為自保計，雖非甘心從賊，亦與

12《東瀛紀事》＜鹿港防剿始末＞頁12。
13《東瀛紀事》＜鹿港防剿始末＞頁16。
14《東瀛紀事》＜斗六門之陷＞頁30。
15 見蔡青筠《戴案紀略》頁6。

入會，賊給紅旗，賊來樹之，賊退官到，又揭白旗，其心亦良苦矣。——本則可以看出莊民為了自保，與雙方周旋，而非全力附清，也非全力附賊。

4.《戴案紀略》[16]

泉之人各分種類，百姓棄眷逃鄉，漳人通行無礙，泉人出則被掠，僅得身免。葉虎鞭、陳大戇、林大用皆泉人，心不能平；謂黃丕建曰：「大哥前約連合，二屬不相欺凌，方可協舟共濟，庶免分類之變，今乃如是如前約何？兄粵人可居中調停之。黃無能為力，泉人被掠如故。二十九日，葉虎鞭帶泉人數百人，按劍距東、南二門，泉人方得向白沙坑、鹿港等處逃生，城內泉人遂空。」——本則可以看出漳人仇視泉人，粵人居中當調人（黃丕建乃粵人）。

5.《戴案紀略》[17]

自彰化破後，逃脫官吏皆駐足鹿港，以鹿商船之多人心之固故也。戴逆以鹿皆泉屬之人，知黃丕建（按黃為粵人）之失敗，令林大用（按林為泉人）為偽鎮北將軍，來鎮撫鹿港，蓋冀有香火情也。詎大用傳檄至鹿，鹿人嚴拒之。——本可看出戴潮春採取以泉治泉，結果泉人不買賬。

6.《戴案紀略》[18]

菜耘曰：戴案始末距今六十年，當時故老尚有存者，故事蹟為實。蓋彰邑人民本有泉漳之分，勢不相能，所以亂由漳起，泉人必助官滅之

16 見蔡青筠《戴案紀略》頁7。
17 見蔡青筠《戴案紀略》頁10。
18 見蔡青筠《戴案紀略》頁19－20。

，亂由泉起漳人亦如是焉。觀於朱一貴林爽文之反，皆泉人之致力也，如嘉忠公福由鹿登陸，則林振嵩等出而效力，未幾而大難削平，得膺懋賞，陳周全之反，彰城失於顧指間，都司焦光宗在八卦城被賊執，則彰人林國泰救之匿於家，而嚴邑旋亦恢復也。——本文可以看出從朱一貴、林爽文、到戴潮春、陳周全，所有事件都是亂由漳起，泉人必助官滅之。

7.《戴案紀略》[19]

七月十九日。偽千歲林日晟率振北將軍林大用、陳九毋、趙戇等攻柑仔井、滴仔莊，義民助戰，相持未下。潮春以泉人村莊多梗命助官，心大恨，調大股賊眾助戰，義民不支退卻，被賊縱火，連破柑仔井、滴仔莊二莊。——本文指出泉莊莊民賣力幫助官兵，與義民合力抗漳人之亂。

條件二.住地與營生不同區分氣類：台灣住民，從海往內分別是海口泉人，內山漳人，再近山粵人，山上則番人。泉人祖地在泉州及漳州沿海，平日靠海營生，所以來臺後都住海邊，漳州來臺以南靖、詔安、平和、雲霄等地山區來臺者，大都是客籍人士，與潮州粵人都是祖地在閩西山區，所以營生以山為主，他們是操雙語的客籍人士，而梅州惠州乾隆年間來臺者也是祖地在山區適合山區營生。所以漳、泉、粵之間，因營生方式不同而互相抵制，加上潮人來臺者皆客籍，多佃田者，多內地依山之獷悍無賴，因此容易結黨作亂。證言如下：

1.《台灣紀事》[20]

＜呈諸當事書＞至臺地人民，籍有閩粵。閩莊多依海堧，粵莊多近

19 見蔡青筠《戴案紀略》頁24。
20 見吳子光《台灣紀事》頁79，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山而貧，故設隘禦番之舉、出險亨屯之役，粵民頗有得力處。——本文指出閩人多住海邊，粵人多住山區，生活較窮困，且設隘與番人周旋。

2.《東瀛紀事》[21]

論曰：「台灣大勢，海口多泉，內山多漳，再入與生番毗連則為粵籍人。泉人倡亂，則漳屬起而攻泉，漳人倡亂，則泉屬起而拒漳，粵之於泉漳也亦然。——本文指出台灣住民，從海往內分別是海口泉人，內山漳人，再近山粵人，山上則番人，而漳、泉、粵之間互相抵制。

3.《東瀛紀事》[22]

林鎮向榮既解嘉義之圍，欲招撫附近村莊，節次進兵以圖彰化。已而郡垣當事者催促進兵，或說向榮曰：「台灣大勢內山皆漳，海口皆泉，今漳人方附賊仇泉，若由海口進兵，則泉人爭起為官，盛氣百倍。」——本文指出內山皆漳，海口皆泉，漳人為亂泉人助官。

4.《諸羅縣志》[23]

下加冬至斗六門，客莊、漳泉人相半，稍失之野；然近縣故畏法。斗六以北客莊愈多，雜諸番而各自為俗，風景亦殊鄙以下矣。——本文指出諸羅住民，南部客莊與漳泉各半，斗六以北客莊較多，可見諸羅一帶居民客佔大部。

條件三.依文獻紀錄區分氣類不同：朱、林、戴諸亂事，並非臺民反清復明之舉義，乃來臺之民，不土著又無恆產，加上清政府貪腐無能，所以亂事不斷，於是泉、粵百姓，為了自保組成義民，幫助清政府平定漳人之亂。證言如下：

---

21 見《東瀛紀事》＜鹿港防剿始末＞頁16。
22 見《東瀛紀事》＜斗六門之陷＞頁30。
23 見《諸羅縣志》頁133卷八風俗志＜漢俗＞。

1.《戴案記略》[24]

……時內地髮逆未平，政府方注重大局，以台灣海外，不暇顧及，故民心愈渙，莊民為自保計，雖非甘心從賊，亦與入會，賊給紅旗，賊來樹之，賊退官到，又揭白旗，其心亦良苦矣。——百姓不附戴潮春不附清政府，而是居中周旋以自保。

2.《東瀛紀事》[25]

楊廷理序：蓋自鄭氏殄滅，朱一貴蕩平以來，海疆無事垂數十年矣。其始特以地沃民稠，志驕服美，守土者忽不加意，以為風俗固然，漸且奸胥猾吏恣為民患而不知止，其民之黠者，則又交結胥吏，舞文弄墨，玩法干紀，蔽上耳目，桀悍者至於持械鬥狠，千百為群，白晝相殺於道，而官不可禁，或因以取賄而免之。此亂之所由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本文指出亂事之生是因為貪官猾吏恣為民患而不知止，而不法百姓又交結胥吏，玩法蔽上，甚至持械鬥狠，千百為群，而官方無能禁止。

3.《東瀛紀事》[26]

蓋嘗綜台灣一郡之形勢，與夫治台灣者得失難易之故而論之，而知其致變也有三，其變而得驟復也亦有三。致變者何？五方雜處，民不土著而無恆產，一也；大里杙及他所山谷谿隘，祖險而遠稽查所不能到，二也；釁初起而不急撲滅，俾賊得以嘯聚鴟張，屠割僭據，三也。變而得驟復者何？烏合之眾易為聚散，前者見敗後不相救，一也；環島中間守山截海遊魂釜海，奔竄無所，二也；各營官兵之外，泉粵義民，衛公

24 見《戴案紀略》頁6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九日。
25 見《東瀛紀事》楊廷理自序。
26 見《東瀛紀事》楊廷理自序。

保私，悉力拒賊於前，賊不能進，南北番兵畏威向化，奮勇斷賊於後，賊不得退，三也。——本文指林爽文事件產生原因，是因為民無土地恆產所以亂、是因大理杙山谷豁隘所以成、是因亂起不立即撲滅所以擴大。而亂事起卻能很快平定的原因，是因為作亂者是烏合之眾所以被消滅、是因為台灣小島亂賊被剿無處逃竄，以及泉粵義民衛公保私，幫助清政府滅林。

4.《平臺紀事本末》[27]

初，王作率眾北擾，群亡賴分起應之，烏合之眾，裂裳為旗，提竿為梃，皆以劫掠為事，其行事又出林爽文之下遠甚，至是閩粵各莊皆團結義民，堅壁清野，賊無所掠；與官兵義民戰，又死傷過半，賊黨益渙散。——本文指出亂賊王作乃烏合之眾，比林爽文還糟，所以閩粵各莊團結義民，一舉剿平。

條件四.語言不同造成氣類不同：泉州閩南話、漳州客話、潮州客話、梅州客話、惠州客話各不相同。這些語言約可分成三大類：一為泉州漳州閩南話（合為泉）、二為漳州與部份潮州客話（合為漳）、三為梅州、惠州及部份潮州客話（合稱粵），這三大類正好形成泉、漳、粵三股勢力。語言不同，所以氣類不同，所以易生齟齬，稍有利衝突，即分類組群相為械鬥。語言差異，如緒論所舉，證言從略。

條件五.信仰習俗造成氣類不同：潮州粵人拜三山國王廟、三恩主、漳人拜開漳聖王廟、三恩主、泉人有拜龍山寺媽祖廟，梅州粵人拜慚愧祖師、關爺，惠州粵人拜廣惠尊人、閩西客人拜定光古佛，各有信仰可以類分。而喪葬儀式，泉人日中而祭，漳人質明而祭，很明顯的漳人喪葬與潮州客莊、梅

27 見《平臺紀事本末》頁13。

、惠客籍相同，因此大部漳人原來是客籍。又二次葬習俗也是客籍所本，與泉人不同，這是氣類不同的一大原因。另外流寓來台客莊（潮人為多），因清朝禁粵人攜眷來台，所以「單身客仔」，大都功利誇詐，強悍險急，遇事蜂起喜鬥，輕生圖賴，自然容易挑起各類械鬥。證言如下：

1.《彰化縣志》[28]

卷五祀典志祠廟寺觀（附）：三山國王，一在縣治南街，乾隆年間，粵人公建。一在鹿港街，一在員林仔街，皆粵人公建。案三山為巾山明山獨山之神，三山在揭陽縣界，原廟在巾山之麓，賜額明貺。凡潮人來臺者，皆祀焉。其在潮州尤盛。——本文指明三山國王廟皆粵人所建，凡潮州人來臺者，都拜三山國王，而潮州粵人都是饒平、大埔、揭陽、揭溪一帶的客籍人士。

2.《台灣紀事》[29]

＜臺俗＞：總之，閩粵各有土俗，自寓臺後又別成異俗。各立私廟，如漳有開漳聖王、泉有龍山寺、潮有三山國王之類，獨天妃廟無市肆無之，幾合閩粵為一家焉。——本文說明潮人拜三山國王、漳人拜開漳聖王、泉人有龍山寺拜自然神，媽祖觀音則漳泉粵人共同祀拜。

3.《彰化縣志》[30]

定光庵：在縣治內西北，乾隆二十六年永定縣士民鳩金公建，道光十年貢生呂彰定等捐修。祀定光古佛。——定光古佛乃汀州永定客籍人士所祀拜，本文所述足證彰化有汀州人士到此開墾，他們客語屬閩西系統與漳潮客籍人士同。

---

28 見《彰化縣志》頁157卷五 祀典志 祠廟 寺觀（附）。
29 見《台灣紀事》頁80 ＜臺俗＞。
30 見《彰化縣志》頁158卷五 祀典志 祠廟 寺觀（附）。

4.《彰化縣志》[31]

廣惠尊王廟：祀晉代謝東山，在大肚保中渡頭莊，乾隆五十六年，里人公建。嘉慶三年，楊泰山鳩金重建。——廣東惠州人所建故稱廣惠尊王廟，廣東惠州來臺皆客籍。

5.《諸羅縣志》[32]

風俗志＜漢俗＞：佃田者，多內地依山之獷悍無賴下貧觸法亡命，潮人尤多，厥名曰客；多者千人少亦數百，號曰客莊。朋比齊力，而自護小故，輒譁然以起，歐而殺人，毀匿其尸。先時鄭氏法峻密，竊盜以殺人論，牛羊露宿原野不設圍，……及客莊盛，盜益滋。莊主多僑居郡治，借客之力以供其狙，猝有事，皆左袒，長吏或遷就，苟且因受其私，長此安窮乎？夫衣飾侈僭、婚姻論財、豪飲呼盧、好巫信鬼觀劇，全臺之敝俗也。「郡志」略言之矣。——潮人尤多，厥名曰客，指明潮人來臺者皆客籍，多單身客，多佃田者，多內地依山之獷悍無賴，因此容易結黨作亂。

6.《諸羅縣志》風俗志〈漢俗〉（頁132）

諸羅自急水溪以下，距郡治不遠，俗頗與台灣同。自下加冬至斗六門，客莊、漳泉人相半，稍失之野；然近縣故畏法。斗六以北客莊愈多，雜諸番而各自為俗，風景亦殊鄙以下矣。大抵諸羅之俗：其一功利誇詐近於齊，高富下貧、好訾毀、矣賭蕩為豪俠、嫁娶送死侈靡，故郡治差不相及，孔子所謂齊一變至於魯也。其一強悍險急近於秦，遇事逢起喜鬥，輕生圖賴、歃血相邀約反覆、依溪山之險蠢動為他邑劇，班史

31 見《彰化縣志》頁159卷五 祀典志 祠廟 寺觀（附）。
32 見《諸羅縣志》頁132卷八 風俗志＜漢俗＞。

所謂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者，雖未篤信道德，亦救時之急務焉。——諸羅南部客莊（潮人）與漳泉人相當，斗六以北則客莊（潮人）愈多，這些潮人功利誇詐近於齊，強悍險急近於秦，遇事逢起喜鬥，輕生圖賴、歃血相邀約反覆，正是作亂興非的特質，因此歷來作亂以諸羅潮漳人為主。

7.《諸羅縣志》＜婚姻喪祭＞（頁138，頁140）：

泉人日中而祭，漳人質明而祭。泉人禁以品羞，漳潮人用三牲（雞肉魚）者，未免太簡。蓋沿海村落間有此，故至臺亦相沿耳。

各莊婚姻喪葬，大約相倣，為潮之大埔、程鄉、鎮平諸山客，其俗頗異，禮節皆以簡為貴，略去者十之六七。

客莊之俗：喪必延僧做道場，雖極貧必開冥路，七七盡而除靈，弔者祭則答之胙，香楮則答拜而不胙，不欲以一楮虧喪主之財，異善俗也。葬不過七七間，三歲則挖視之，土燥棺完好，色鮮則掩之，或俟九年，拾其骸於瓦罐而復葬之。否則遷於他處。——泉人日中而祭，漳人質明而祭，與潮州客莊梅惠客籍相同，至今客籍喪祭都是清早舉行，潮之大埔、程鄉、鎮平諸山客，其俗頗異，禮節皆以簡為貴，略去者十之六七，也是指潮州客與梅惠客喪祭簡易。另外二次葬習俗也是客籍所本，與泉人不同。

8.《諸羅縣志》＜雜俗＞（頁141，頁144）：

凡流寓，客莊最多，漳、泉次之，興化福州又次之，初闢時風最近古，先至者為主，其本郡後至之人，不必齎糧也。

各莊傭丁，山客十居七、八，靡有家室；漳泉人稱之客仔。客稱莊主曰頭家。頭家始借其力以墾草地，招而來之，漸乃引類呼朋、連千累百，飢來飽去，行兇竊盜，頭家不得過而問矣 。田之轉移交兌，頭家拱手以聽，權盡出於佃丁。

初，臺人以客莊盛，盜漸多，各鑄鐵烙牛，以其字為號，便於識別。盜得牛更鑄錢，取字之相似者覆以亂之。牛入客莊即不得問。或易其牛，反縛牛主為盜，故臺屬竊盜之訟，偷牛者十居七、八。——流寓之人客莊（潮州人）最多，這些流寓之人漳泉人稱之「客仔」，他們引類呼朋、連千累百，飢來飽去，行兇竊盜，頭家不得過問，這些特質正是朱、林、戴諸亂事的溫床。

三、氣類的表現

由上面的記載可以看出，不同的氣類有不同的表現：

1. 械鬥本質：漳、泉、粵互鬥，因地域不同，所以漳、泉互仇互鬥。且大都亂由漳起，泉人助官滅之，百姓為了自保，常常保持中立，周旋於漳泉之間，粵人與漳泉對立，但常與泉人助官滅漳。
2. 住地營生：海口泉人，內山漳人，再近山粵人，山上則番人。泉人平日靠海營生，所以來臺後都住海邊，漳州人（以南靖、詔安、平和、雲霄等山區來臺客籍為主）祖源是閩西山哈[33]，靠山營生，操閩客雙語，來臺後住近山區。而梅州、惠州乾隆年間來臺者，也是祖地在山區，來臺適合山區營生。潮人依山近海，因為單身來臺者多，且多佃田者，常為依山之獷悍無賴，因此容易結黨作亂。所以漳、泉、粵之間，因營生方式不同而互相抵制，互相爭執鬥毆。
3. 文獻紀錄：從文獻所記，朱、林、戴諸亂事，並非臺民反清復明之舉義，

33「山哈」即山客，閩西語音入聲尾無－k，所以hak（客）→ha（哈），早年畲族，從事火耕，都在山丘營生，所謂「逢山必有客，有客必住山」，是祖先傳流的生活習性。

乃漳（漳州）潮（潮州）來臺之民（客籍為主），不土著又無恆產，加上清政府貪腐無能，所以亂事不斷，於是泉（泉州）、粵（梅州惠州）百姓，為了自保組成義民，幫助清政府平定漳人之亂。

4. 語言證據：當時台灣漢語可約分成三大類：一為泉州、漳州閩南話（合稱泉）、二為漳州與潮州客話（合稱漳）、三為梅州、惠州與部份潮州客話（合稱粵），這三大類語言正好形成泉、漳、粵三股勢力。語言不同，所以氣類不同，所以易生齟齬，稍有利害衝突，即分類組群相為械鬥。
5. 信仰習俗：潮州人拜三山國王廟、漳人拜開漳聖王廟、三恩主、泉人有拜龍山寺，梅州粵人拜慚愧祖師、三官大帝，惠州粵人拜廣惠尊人、閩西客人拜定光古佛。各有信仰各有類分。而喪葬儀式，泉人日中而祭，漳人、潮人、梅、惠等客籍「質明而祭」（大清早祭拜），因此以喪葬論大部漳人原來是客籍。又二次葬習俗也是客籍通習，唯泉人不同，這是漳人、潮人、梅、惠為一氣類，泉人又一氣類。另外流寓客莊（潮人為多），為單身客仔，大都功利誇詐，強悍險急，遇事蜂起喜鬥，輕生圖賴，容易挑起各類械鬥，這是歷來械鬥都以漳潮人住地諸羅彰化為主的原因。

四、漳泉鬥的閩客情結

從上面五種氣類的分析，大致可以了解，「漳泉鬥」的「漳」以漳州客和潮州客為主，他們與其他廣東客一樣，靠山居住不住海邊，喪祭在大清早不在中午，喪禮有二次葬非單純一次葬，唯有他們說的客家話不同於廣東客語，加上他們當時都能操雙語（漳州閩語與漳州客語、潮州客語與潮州閩語），所以後人都以為漳州人都說漳州閩南話，加上漳州屬福建，很自然的把

漳州話和泉州話合稱福建話，完全忘卻他們有許多是客家人。漸漸的他們也丟失了他們的母語，因而在中台灣留下一大片的「福老客」，分布在原本擾攘不安的中部丘陵地區。

例如中台灣的開發，豐原、台中一帶，以客籍大墾首張達京聯合秦廷鑑、姚德心、廖朝孔、江又金、陳周文等六人組織的「六館業戶」鳩資築修葫蘆墩圳，對中台灣有極大貢獻，他們都是潮州大埔客籍人士。其次詔安林、呂、廖、李、游等姓，平和林、賴姓，漳浦張姓，龍溪林姓，南靖簡姓，都是漳州客在中台灣的幾個開拓大姓。陳炎正先生在《葫蘆墩圳開發史》[34] 中，以他多年調查記錄，指出早期移民主要姓氏（各大家族）祖籍分布，幾乎都是漳州、潮州的客家人，目前仍有跡可尋的有：

台中西屯：廖姓（詔安）

台中北屯：賴姓（平和心田）

台中大雅：張姓（漳浦、平和、南靖）、廖姓（詔安）

台中潭子：林姓（平和）、張姓（漳浦、南靖）

台中社口：林姓（陸豐）、張姓（鎮平、大浦、南靖）

台中神岡：陳姓（同安、惠安）、王姓、張姓、林姓（同安、南安、安溪）

台中豐原：張姓、劉姓、羅姓（大埔）、江姓（永定）、林姓、黃姓（饒平）、曾姓（大埔）、游姓、廖姓、呂姓（詔安）、魏姓（南靖）、陳姓（詔安，陳皮蔡骨）

34 陳炎正《葫蘆墩圳開發史》台中縣鄉土文化叢書 頁142。

台中翁子：張萬春派下（大埔赤山）

張五合派下（大埔赤山）

丘姓徐姓（嘉應州蕉嶺）

廖姓（詔安，生廖死張）

台中半張：張五常派下（嘉應蕉嶺）

台中石岡：崁下林姓（潮州饒平）

金星面：張七貴派下（大埔高陂）

埤頭：張五常家族（海陽朝安）

以上開墾大姓的分布，除了社口林姓屬陸豐，神岡陳姓來自同安、惠安，神岡王姓、張姓、林姓來自同安、南安、安溪，翁子丘姓、徐姓來自嘉應蕉嶺，半張張五常派下來自嘉應蕉嶺，其餘西屯、北屯、大雅、潭子、豐原都來自漳州：包括詔安廖姓、游姓、呂姓、陳姓，平和賴姓、張姓、林姓，南靖張姓、魏姓，漳浦張姓。埤頭、金星面、石岡、半張、翁子則以潮州大埔及梅州蕉嶺所開發。豐原（舊名葫蘆墩）則由漳州大埔、饒平，潮州詔安、南靖人所聯合開墾而成。而彰化、雲林、嘉義一帶當年械鬥頻繁的地區，也都是漳州潮州客聚居的地方，筆者在《「漳州客」在中台灣的拓殖與發展》一文結論中曾提出這樣的總結：

從中台灣漳州客語流傳在雲林縣二崙、崙背的詔安客家話，具有與閩南話絕然不同的特色，完全屬於客家話的特質[35]，但又與廣東客家話有很大的差異，初接觸之時並不能互通，因此早年漳州客不但與泉州人對立，也與梅州、惠州的客家人對立。

35 客家話語閩南話最大差異是中古濁聲母清化方向不同如：中古全濁聲母清化以後，閩語系統都變成不送氣清音，客家系統都變成送氣清音。如：「朋盤談彈狂強辦伴道動醉在達」等字，閩南話聲母都是不

另外，彰化員林腔（在彰化永靖、社頭、埔心、田尾、員林等地，所說的閩南話語台灣其他地方不同），當地閩南話之所以不同於台灣其他地方的閩南話，是因為當地漳州人本來說客家話，後來改說閩南話以後，把漳州客家話的成份融入閩南話中，因此產生這種特殊的閩南話。這種語言的遺留可以清楚的證實中部漳州客是本地主要的開拓者。

再從前面分析中台灣的聚落與分布，可以看出台中早期居民，如西屯、北屯、大雅、潭子、豐原都來自漳州：包括詔安廖姓、游姓、呂姓、陳姓，平和賴姓、張姓、林姓，南靖張姓、魏姓，漳浦張姓。埤頭、金星面、石岡、半張、翁子則以潮州大埔及梅州蕉嶺所開發。豐原（舊名葫蘆墩）則由潮州大埔、饒平，漳州詔安、南靖人所聯合開墾而成。

彰化一帶今天的永靖（湳港溪、五汴頭、崙仔、保安宮）、員林（大饒昔稱火燒莊、柴頭井、番仔崙、田中央、三條圳、東山、三塊厝）、田中（大紅毛社、內灣、太平）、田尾（曾厝崙、鎮平厝、海豐崙、小紅毛社）、埔心（坡心鄉、梧鳳、二重、埤腳、埤霞）、福興鄉（福興、鎮平）、社頭（北東部蕭、劉、柳姓，鎮安宮）、鹿港(鎮內三山國王廟)、溪湖鎮（巫厝、中竹、霖肇宮）、埔鹽鄉（埔南大安宮）、花壇（三家春）留下許多與客家有關的痕跡。

送氣「朋（p-）盤（p-）談（t-）彈（t-）狂（k-）強（k-）辦（p-）伴（p-）道（t-）動（t-）醉（ts-）在（ts-）達（t-）」，客語都唸送氣「朋（ph-）盤（ph-）談（th-）彈（th-）狂（kh-）強（kh-）辦（ph-）伴（ph-）道（th-）動（th-）醉（tsh-）在（tsh-）達（th-）」，這些字在西螺、崙背、二崙等漳州客家話都唸成「朋（ph-）盤（ph-）談（th-）彈（th-）狂（kh-）強（kh-）辦（ph-）伴（ph-）道（th-）動（th-）醉（tsh-）在（tsh-）達（th-）」，與客家一致都是送氣清音。其次中古溪母字與廣東客家話不同，反而與閩西話相同，如「溪去口客坑康」等字粵語唸h-，梅州、惠州客語也唸h-，而閩西語都唸kh-，原因是梅州惠州的客家話音，久居廣東受粵語影響由「kh」都變成唸[h-]，而西螺、崙背、二崙的詔安客話屬閩西系統，所以也都唸kh-，如「苦窟闊環」等字粵語唸f-，梅州、惠州客語也唸f-，而閩西客語和閩南話都唸kh-，所以西螺、崙背、二崙的詔安客話也都唸kh-

雲林則以二崙、崙背、西螺等早年西螺七崁，及雲林褒忠、東勢、水林、元長、北港、土庫、虎尾、莿桐、麥寮等鄉鎮，清代均有客籍入墾。是漳州客的大本營，他們與南投中寮台中東勢都有一定的往來。

南投縣慚愧祖師的廟宇特多，表示國姓、埔里、中寮、魚池、水里、信義等地是客籍及開墾區，其他細部的如草屯鎮（中原里義民廟、中新興村。），中寮鄉（詔安廖姓、李姓）、名間鄉、鹿谷鄉、南投市、集集鎮、仁愛鄉、竹山鎮，都是康熙年間由漳州南靖、平和、詔安遷徙而來，其中中寮鄉廖姓，與雲林崙背的廖家同屬「雙廖」，都是詔安官陂來台開發的。南投市有南靖書洋蕭，詔安官陂廖、部份秀篆李姓。

從民間信仰看，三山國王廟與客家人相重疊的地區有，彰化、花壇、員林、社頭、田尾、永靖、埔心、溪州竹塘…等鄉鎮市；慚愧祖師以鹿谷鄉、南投鎮、中寮鄉、魚池鄉、埔里鎮、草屯鎮、水裡鄉為最多人信仰，可見南投一帶是早期客籍發展開拓的。至於當地福老客所說的閩南話留下不少客家話的影子，如：彰化地區客裔親屬稱謂與閩南、客家之間的差異：

	閩南語		客家語		
	福佬客	泉州話	饒平(台客)	詔安（台客）	梅州客
「伯父」	a22 pahl2	a22 peh32	all pak32	a11 pa24	a24 pak2
「伯母」	a22 mi44	a22 m53	pak32 me24	a11 m31	pak2 me24
「叔父」	a22 suhl2	a22 tsik32	a11 shiuk24	a11 shu24	a24 suk2
「嬸嬸」	a22 sim44	a22 tsim44	all shim53	all sim55	suk2 me24
「舅舅」	kiu11 hu44	a22 ku33	a11 k'iull	a11 k'iull	a11 kiu24
「舅媽」	kiull bo53	a22 kim33	k'iul1 me55	k'iull mi55	kiu11 me24
「姑姑」	a22 ku44	a22 ko44	all kull	a11 kull	a211 ku24

「哥哥」 a22 ko44　a22 hiann44　a11 koll　a11 ko11　a11 ko24

「母親」 a22 i44　a22 bu53　i55 me24　all ne31　a11 me24

從表上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閩、客在稱謂上，有不同系統，基本上，「伯」在閩音系統是唸[pe]，客音系統是唸[pa]；「伯母」在閩音系統是唸[m]，客音系統是唸[me]；「叔」在閩音系統是唸[tsik]，客音系統是唸[suk]；「叔母」在閩音系統是唸[tsim]，客音系統是唸[sim]（或suk me）；「舅」在閩音系統是唸[ku]，客音系統是唸[k’ iu]；「姑」在閩音系統是唸[ko]，客音系統是唸[ku]；「哥」在閩音系統是唸[hiann]，客音系統是唸[ko]；「姆」在閩音系統是唸[bu]，客音系統是唸[me]。從上面的稱謂，可以很明顯的分出是閩還是客，彰化埔心、田尾、永靖、社頭等地的特殊閩南話，說穿了就是把漳州（饒平）、潮州（詔安）客話成分，融入閩南話中，所產生的另種閩南話罷了。

一般人不知道這層語言關係，也不知道這裡面的信仰習俗差別，光從廣東人、福建人二分成廣東來的就是客家人，福建來的就是閩南人，甚至不問史實把反抗清政府的就當成英雄，把與清政府合作剿平亂事的就當成奸賊，徒使何謂「義民」遭受極大的扭曲。下面再次補充義民的主體是泉州人（如諸羅改嘉義，就是嘉獎林爽文事件中犧牲的義民，以泉州人為主，與客家無必然關係），客家義民主要是朱一貴事件中，下淡水保衛戰非常團結而留名，而林爽文事件也使莊大田在高屏一帶不能得逞，清政府明令褒忠賜匾建「忠義亭」，以及林爽文事件後，在今新竹新埔建「義民廟」，兩個大廟都是客家為主體，所以後人就以義民與客家劃上等號，其實那是天大的錯誤，從我的觀察，叛亂的人是以潮州、漳州客籍為主體，引起氣類不同的泉州閩人與之對立（當時義民），後來擴及廣東梅州惠州客莊，為了自保，粵客也加入了義民行列，加上清政府採取以臺制臺的辦法（清初以漢制漢，台灣用施琅對付鄭氏），於是所謂義民，就這樣產生了。

吳子光在《台灣紀事》[36]中對義民下了很好的定義，他說：「夫義民，即古所稱募兵也，其人尚氣概先勇力遇險輒操鋒旗為士卒倡，先登陷陣，故所尚皆有功。又深明大義，官朝檄夕至，不啻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得十部從事者然。官兵千百瞠乎其後，然則兵其可廢乎？非也。兵無強弱，亦視所以將之者何如耳？勤操演同甘苦，明賞罰誓忠義，則孫子十三篇兵法盡備其中，椒山自有膽奚怯焉？角弓風勁老將談兵，折戟沉沙戰場弔古，雖無位曰民，然民以義稱，而千載下懍懍有生氣矣。」很顯然的所謂義民是清政府的募兵，他們尚氣概先勇力，又深明大義，官府朝檄夕至，從公行令不餘遺力，行伍拼命勇往直前，官兵千百瞠乎其後。所以清政府極力運用，以補不足。另外對淡水（桃竹苗台中一帶）義民特盛的原因他也做了這樣的評價：「淡屬民氣醇靜，內寇不作，雖偶苦兵，亦由邊境賊鋒闌入，方始戒嚴以備之。若蔡牽之出沒上淡水、戴林二逆之蹂躪大甲是也，卒之，卻強梁、固彊圍，皆收供於義民。於是淡水義民之名最著。」點出義民完全是被動中組成戒嚴防備保衛的團體。下面列出幾則文獻看看義民主體是什麼？

1.《平臺紀事本末》[37]

初，王作率眾北擾，群亡賴分起應之，烏合之眾，裂裳為旗，提竿為梃，皆以劫掠為事，其行事又出林爽文之下遠甚，至是閩粵各莊皆團結義民，堅壁清野，賊無所掠；與官兵義民戰，又死傷過半，賊黨益渙散。王作之陷竹塹也，留賊目李同、黃阿寧、林日光等率眾千人守後壟，以為聲援。粵人謝尚紀、鍾瑞等自嘉志閣召集義民數千人攻之，殺賊目黃阿寧、林日光，餘賊遁去。——義民大都是泉州人及淡水粵人所組成，對抗漳州人。

---

36 見吳子光《台灣紀事》＜義民＞頁90。
37 見《平臺紀事本末》頁13。

2.《平臺紀事本末》（頁14）

淡水未復之先一日，鹿港義民林湊等攻彰化，克之。初漳民泉民構釁，經官兵懲創，而仇隙未解，至是林爽文破賊戕官，所過漳人響應，泉人心不自安。——鹿港泉州人組成義民對抗林爽文，林爽文破官兵，漳人響應，泉人不安。

3.《平臺紀事本末》（頁14）

林湊，晉江人，於是召集泉人討賊，一時埔心、二林各莊泉民前經降附林爽文者，皆願殺賊為義民。而彰化城中泉民聞之，亦自拔赴鹿港絡繹不絕，賊不能禁。——泉州人林湊討賊，彰化泉民爭相為義民討賊，林爽文抵擋不了。

4.《平臺紀事本末》（頁15）

十二月辛亥，泉人林湊…等三十餘人為首，率眾數千人，聲言數萬，又召粵民助之，推署守備陳邦光、千總帥挺為主，赴彰化討賊，賊目楊振國聞之懼，退屯西門外，將遁去。——泉州人林湊討賊，粵人幫助泉人討賊。

《平臺紀事本末》（頁22）

賊目王芬，泉州人，守麻園莊，林爽文南下，留守巢穴，既聞泉州義民盛，心猜疑，不自安，私回麻園，義民紀春、蔡運世等聞之，圍麻園，殺王芬。——泉州人王芬，加入林爽文亂，林爽文派王芬守麻園，為麻園泉州義民所殺，足見泉人痛恨自己人幫助漳州人為亂。

5.《平臺紀事本末》（頁25）

下淡水分港東港西里，碁布一百餘莊，皆粵人。朱一貴之難，粵人李直三等糾義民拒賊，號為懷忠里，建忠義亭表其功。——粵人李直三組義民拒賊朱一貴。

6.《平臺紀事本末》（頁25）

林爽文南寇，台灣道永福、同知楊廷理謀遣人赴下淡水招急粵民赴府城。有嘉應州舉人曾中立，掌教海東書院，願往。永福乃檄台灣俯教授羅前蔭、粵人劉繩祖隨之。曾中立等既至下淡水，而鳳山陷，即留寓其地。適賊首莊大田遣夥眾涂達元、張載柏等，擾港東、港西里，招誘粵人。粵人不從，殺涂達元、張載柏。齊集忠義亭，選壯丁八千餘人，分為中、左、右、前、後及前敵六堆，設總理、副理事以資管束，推曾中立為主。——粵人曾中立率粵人與林爽文對敵，殺賊建功，當時分中、左、右、前、後及前敵六堆，即今高屏六堆之濫觴。

7.《平臺紀事本末》（頁30）

莊錫舍，晉江人，渡海家鳳山縣埤頭莊，林爽文倡亂，莊大田糾漳人，莊錫舍糾泉人，其勢相抒。繼而共推大田為主，凡號令皆大田出，錫舍已不能平，自再破鳳山，錫舍力居多，益負功不相下，錫舍有親屬充臺灣道吏，通信往來不絕，大田疑之，使人諷錫舍以所隸泉人歸大田，而以漳人歸錫舍，錫舍益恚，臺灣道永福聞其相猜忌也，囑其親屬以書招降。錫舍諾，至是果降。——泉州人莊錫舍最初與莊大田同夥作亂，林爽文、莊大田皆漳州人，有虧於莊錫舍，莊錫舍心有不平，後來反正加入清政府剿賊行列。

8.《平臺紀事本末》（頁34）

先是莊錫舍既投誠歸鳳山，為莊大田所得，大田欲誅之，其黨許光來等皆泉人，為錫舍左袒，言：錫舍實無降意，為人罣誤，今既歸，不宜自傷羽翼，快敵人心，大田亦以泉人多恐殺錫舍，人心變，因留錫舍居左右，每行與偕。——漳人莊大田對泉人莊錫舍反正又歸降，反覆不一，恨之入骨，但恐泉人皆反，不敢殺莊錫舍。

五、 結語

從上面的舉證敘述，大致可以得到如下幾個比較清楚的線索：

1. 漳泉鬥本質是漳、泉、粵互鬥，因地域不同，各分氣類，且大都亂由漳起，泉人助官滅之，百姓為了自保，常常保持中立，周旋於漳泉之間，粵人與漳泉對立，但常與泉人助官滅漳。
2. 漳泉鬥中的「漳」，其實包含了漳客與潮客，所以漳泉鬥是另類的閩客鬥。
3. 漳、泉、粵之間，因營生方式不同（海口泉人，內山漳人，再近山粵人）而互相抵制，互相爭執鬥毆。
4 從文獻所記，朱、林、戴諸亂事，並非臺民反清復明之舉義，乃漳（漳州）潮（潮州）來臺之民（客籍為主），不土著又無恆產，加上清政府貪腐無能，所以亂事不斷，於是泉（泉州）、粵（梅州惠州）百姓，為了自保組成義民，幫助清政府平定漳人之亂。
5. 清初台灣漢語，可約分成三大類：一為泉州漳州閩南話（合稱泉）、二為漳州與潮州客話（合稱漳）、三為梅州惠州部份潮州客話（合稱粵），這三大類正好形成泉、漳、粵三股勢力。語言不同，所以氣類不同，所以易生齟齬，稍有利衝突，即分類組群相為械鬥。
6. 泉、漳、潮、梅、惠等州來臺之人，信仰及習俗不同，潮州人拜三山國王廟、漳人拜開漳聖王廟、泉人有拜龍山寺、媽祖廟，梅州粵人拜慚愧祖師、三官大帝，惠州粵人拜廣惠尊人、閩西客人拜定光古佛。各有信仰各有類分。而喪葬儀式，泉人日中而祭，漳人、潮人、梅、惠等客籍「質明而祭」（大清早祭拜），因此以喪葬論大部漳人原來是客籍。因為信仰習俗不同，所以不同氣類，相為爭執鬥毆。

7. 當時流寓之人以客莊（潮人為多）為主，都是單身「客仔」，大都功利誇詐，強悍險急，遇事蜂起喜鬥，輕生圖賴，容易挑起各類械鬥，這是歷來械鬥都以漳潮人住地諸羅彰化為主的原因。

參考資料：

周　璽 1962《彰化縣志》台灣文獻叢刊第156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周鍾瑄 1962《諸羅縣志》台灣文獻叢刊第141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施　琅 1958《靖海紀事》台灣文獻叢刊第13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台灣銀行 1963《台灣地輿全圖》台灣文獻叢刊第185種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台灣銀行 1965《台灣旅行記》台灣文獻叢刊第211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周雪玉 1995《施琅攻台的功與過》臺原出版社

藍鼎元 1958《平臺紀略》台灣文獻叢刊第14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丁光玲 1994《清代台灣義民研究》文史哲出版社

台灣銀行 1959《臺案彙錄甲集》台灣文獻叢刊第31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台灣銀行 1958《平臺紀事本末》台灣文獻叢刊第16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曹履泰 1959《靖海紀略》台灣文獻叢刊第33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夏　琳 1958《閩海紀要》台灣文獻叢刊第11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台灣銀行 1965《濱海大事記》台灣文獻叢刊第213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丁紹儀 1957《東瀛事略》台灣文獻叢刊第2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蔡青筠 1964《戴案記略》台灣文獻叢刊第206種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

程大學 1991《台灣開發史》眾文圖書公司

林　豪 1995《東瀛紀事》　台灣歷史文獻叢刊

吳子光 1996《台灣紀事》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亦榮 1991　清代漢人在台灣地區遷徙之研究　中國學術著作獎助會

戴寶村、溫振華 1998《大台北都會圈客家史》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出版

羅肇錦 1998「漳汀客家調查記」《客家文化研究通訊》創刊號

馬重奇 1994《漳州方言研究》縱橫出版社

林嘉書 1993《南靖與台灣》華星出版社

曾慶國 1997《三山國王廟》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楊緒賢 1979《台灣區姓氏堂號考》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鄭國勝 1998《饒平鄉民移居台灣記略》香港文化傳播事務所出版

李坤錦 1998「詔安客家人在台灣的開墾與分佈」《客家雜誌》第100期

陳支平 1996《福建族譜》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如龍 2000《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

郭啟熹 1995 《龍岩方言研究》 縱橫出版社
陳紹馨 1997 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 聯經出版社
林瑤棋 1997 「台灣客家人的弱勢族群情節」 《客家縱橫》1997年四期
陳秀琪 2002 《台灣漳州客家話的研究－以詔安話為代表》新竹師範學院台語所論文
周長楫林寶 1994 《平和縣九峰客話初探》 首屆客家方言學術研討會專集
徐貴榮 2002 《桃園饒平客家話研究》新竹師範學院台語所論文
曾少聰 1994 《閩西客話與閩南客話比較研究--以長汀客話與九峰客話為例》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台灣與福建社會文化研究論集》
張振興 1992 《漳平方言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周長楫 1996 《閩南話的形成發展及在台灣的傳播》 台笠語文叢書
鄧開頌等 1997 《饒平客家姓氏淵源》 廣東饒平客屬海外聯誼會
倪贊元 1959 雲林縣採訪冊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盛清沂 1960 台灣省通志開闢志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鍾孝上 1982 台灣先民奮鬥史 台灣文藝出版社
洪敏麟 1984 台灣舊地名之沿革(一)、(二)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永寶 1987 閩南語與客家話之會通研究 瑞成書局
潘 英 1987 同宗同鄉關係與台灣人口之祖籍及姓氏分佈的研究 台灣文獻
安倍明義 1987 台灣地名研究 武陵出版社
羅肇錦 1990 臺灣的客家話 台原出版社
謝英從 1991 永靖一個彰化平原的鄉鎮社區發展史 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
呂嵩雁 1993 台灣饒平方言 碩士論文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
林連通 1993 泉州市方言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李如龍 1993 地名與語言學論集 福建省地圖出版社
葛劍雄等著 1993 簡明中國移民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廖 丑 1994 張廖元子公族訊 張廖宗親會
黃雪貞 1995 梅縣方言詞典 江蘇人民教育出版社
廈門市誌編委會 1996 廈門方言志 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南投縣立文化中心 1996 南投縣三百年重要大事記 南投縣立文化中心
鄧開頌等 1997 饒平客家姓氏淵源 廣東饒平客屬海外聯誼會
廖 丑 1998 西螺七嵌開拓史 前衛出版社
藍小玲 1999 閩西客家方言 廈門大學出版社
呂嵩雁 1999 閩西客話研究 台灣師大國文研究所八十八年博士論文
吳中杰 1999 台灣福佬客的分佈及其語言研究 台灣師範大學華僑語文教學研究所
羅肇錦 2001 台灣客家發展史語言篇 台灣文獻委員會